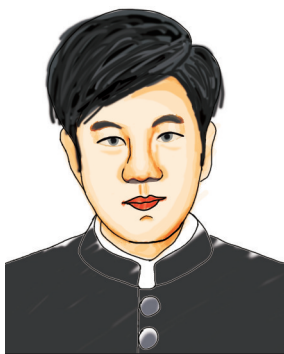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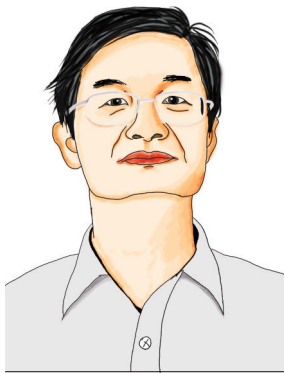
特邀专家 王玉林

王玉林，致力于泰山文化的研究，已出版作品集《俳谐杂说》《泰山——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》《泰山青松范明枢》《官箴碑》《大宋遗梦》。



特邀专家 周郢

周郢，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，主要从事泰山历史文献研究，至今已出版《泰山志校证》《泰山与中华文化》《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》等著作。



特邀专家 山里人

刘水，旅游从业者，长期致力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，擅长旅行写作与摄影，出版了《泰山》《泰山文化》《泰山自助游手册》等多部书籍，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游记散文和摄影作品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
“Hi泰山”微信公众号
与我们同行

◎画蛇者说

苍苔屐齿(三十五) 西双版纳

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。从西双版纳的嘎洒机场走下飞机，已是黄昏，棕榈树上的夕辉一派金黄。室外温度8℃左右。驱车半个小时进了市里，天就完全黑下来了，七折八弯，我住在了一个半山腰的客栈里。

入住后，我走上阳台俯视城里，澜沧江畔的万家灯火，七彩斑斓。跨江斜拉大桥犹如一具硕大的竖琴，弹奏着这座城市的水马龙和灯红酒绿。

翌日晨，我吃了老板娘做的

米线，青菜蘑菇炆锅，碗底卧一只荷包蛋。这成为我此次旅程的一顿印象早餐。而后，我去参观中科院植物园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徐迟先生写过好几篇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，一篇是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写数学家陈景润；一篇是《地质之光》，写地质学家李四光；再一篇就是《生命之树常绿》，写植物学家蔡希陶。蔡先生对于国家的重大贡献有二，一是橡胶，一是烟草。橡胶不用

说，云烟之所以好，就是因了蔡先生引进培育的优良品种——大金元。蔡先生还是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创始人。

眼下并非鲜花盛开的时节，到植物园看什么呢？我就是为了看望心仪已久的蔡希陶先生。我连问了几位导游，都不知此为何人，总算遇到一位知情的，才把我们带到蔡公村。在蔡先生的雕像前，我深深鞠下一躬，缅怀我深深仰慕的这位植物学家。那旁边，有蔡先生手植的龙血树。

◎书岱说

泰山千丈碑

泰山乾隆万丈碑下，有一巨型摩崖，俗称千丈碑。民国任受真《齐鲁纪游》云：“御风岩有乾隆题诗刻石，字径三尺，俗称百（应为万）丈碑，十五年（1926）张宗昌即其旁刻字，视百丈碑为小，不知其作何语。”民国赵新儒《泰山小史注》云：“张宗昌以绿林之雄，于十四五六年督鲁，即乾隆万丈碑左方刻字，与十全老人（乾隆帝）争奇。不知其作何语，但于青山绿水，又似添一小印章。此公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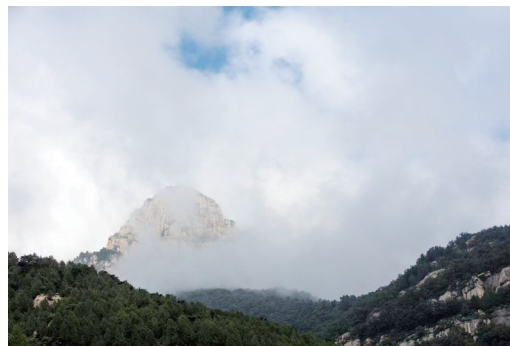
鲁，自称宗昌元年，即此刻石亦见其绿林之豪气矣。”

关于千丈碑之文字内容，予二十余年前闻之耆老翟公（所涂）云：“宗昌之刻名曰《昭忠亭记》。民国十五年豫鲁战后，宗昌拟于柏洞立石亭，以纪念战役之阵亡将士，命名昭忠亭。并刻记于万丈碑侧。石亭尚未立就，而宗昌兵败去鲁，国民政府遂用其石料，建立总理奉安纪念碑。”今按《申报》1929年1月30日载《鲁奉安纪念之筹

备》称：“总理奉安山东筹委会委员陈资一等，于二十八日同往泰山察勘纪念碑地点，已觅定斗母宫上，前张逆宗昌预建之昭忠亭为台基，不日兴工。”可证翟说非虚。宗昌摩崖在御风岩绝壁，颇难靠近，余攀萝路险而察之，其刻文悉为人铲去，字符行数尚历历可辨。当是北伐之后，为国民革命军所毁。任受真、赵新儒已不知其碑作何语，盼天壤间能觅录文，以传此泰山石刻掌故。

◎捕风捉影

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



大暑，天气晴，气温20℃到30℃。

赶上周末，大暑这一天，我从早到晚，从虎山到扇子崖，看了一天的云。

头天晚上下过雨，早上起来，我从窗户里看到摩天岭正有一缕缕浅灰色的云往上升腾。我急忙骑车去了虎山，倚着大坝的护栏，看云彩在山间缭绕、盘旋一阵，然后就不知去向。等过一阵，又有一缕或一团冒出来，好像它们在山里捉迷藏。

中天门以上还笼罩在乳白色的云中，云彩在不停地涌动，然而十八盘和岱顶一直显不出来。一位朋友在山上已经住了一个星期，天天都拍云。不知道今天岱顶可有云海日出？他在山上俯拍，我在山下仰望。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和高度，就决定了他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。

云缝里透出一片蓝天，阳光打亮了云层，山顶上起伏的云山像雪山一般耀眼。月观峰那边水墨一样的山影在云中时隐时

现，中天门一带云来云去，像一层层白色的浪花随着山势舒卷。近处东西相对的摩天岭、凌汉峰头，云像瀑布一样流淌，让人想起凌汉峰下五贤祠洗心亭石柱上的楹联：“云过峰头留墨气，水来祠畔读书声。”

我还是想到山里去走走。恰好朋友约我去山后的天井湾看瀑布，正当我们准备动身时，看到傲徕峰上正翻腾着云山，于是临时改变主意冲着扇子崖而去。

扇子崖的云是从岱顶飘过来的，大团大团的云飘一阵，歇一阵，然后接着飘。不知道山顶储存了多少云，像有一个云的工厂在源源不断地把云生产出来，然后往四处派送。站在扇子崖的山口，看见有一些云向着西北的九女寨和龙角山方向涌，山缥缈缈像海上仙山。若是此刻我们就在那山巅，看到的就是“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”

在泰山看云多了，我不时提醒自己，不能因太多关注云烟忽略了这座大山的分量，而让山失

去了质感，无关痛痒。因此我在扇子崖，一面看云，一面打量着宝瓶峰、锥子峰、火焰山，那“铜墙铁壁”像一幅巨大的壁画，我和朋友在画上看出了一个个人物形象：孔子、汉武帝、抬头望岳的杜甫，甚至还看到背着沉甸甸的背篓上山采药的李时珍……

来扇子崖时，想到有可能去黑龙潭涉水，我没穿袜子就进山了。想不到一只鞋磨脚，一瘸一拐回到山下时，我的脚趾和脚后跟都磨去了一块皮。麦克法伦在其所著《古道》一书中多次强调，他脱了鞋子和袜子，光脚走在古道上。他说：“对于我曾经赤脚走过的地方，我的记忆如果未必是更佳的话，那至少是和我穿鞋走过的地方是不一样的。我主要能回想起它们的质地、对它们的感受、硬度、平整度和坡度——一处风景给人们触觉上的细节，而这些都是经常不经意就溜走了。”我上扇子崖，虽然没有赤脚，但由于没穿袜子，这处风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更深一层，不再是无关痛痒。